



▲彭于晏飾的仇銘和寶驍演的邱田（左一、二）是單車公路賽的「破風手」



▲片中有許多場單車比賽的場面，可以說是把亞洲地區各種「職業」比賽都踏了一遍



▲彭于晏演的仇銘一上場已經是一個實力強橫的車手



▲單車運動的刻苦操練，主要在故事後的邱田身上刻畫

單車破風衝向世界

除了拳打腳踢的格鬥，運動可能是華語電影人最不擅拍攝的電影題材，除了足球、籃球、棒球等球類，兩岸三地的電影人就少有處理運動項目的故事，就算是球類主題，落在香港編導手中，也多數變成了喜劇的變奏。至於像跑步、游泳、單車之類的競速項目，雖然競爭激烈，不乏戲劇性，但還是少有拍成電影的。所以，林超賢編導的單車比賽的大片《破風》，單以主題就已經有相當的吸引力。

行光

▲以單車比賽為主題的《破風》，有相當的吸引力

片名所謂的「破風」是單車公路賽的術語，指在主力車手前面開路，為他減少風阻，讓他在末段全力衝刺的動作，執行這個任務的車手就稱為「破風手」。電影中兩位男主角彭于晏飾的仇銘和寶驍飾的邱田，就是在單車隊中擔任破風手的角色，整部電影就是在鋪陳他們和韓星崔始源飾演的車隊主將鄭知元間的競爭和挫折。和運動電影的慣例不同，作為主角的仇銘一上場已經是一個實力強橫的車手，沒有常見的刻苦修煉，提升實力的過程。操練，是在故事發展的後段，主要在邱田身上刻畫，但片中講他到了體能的瓶頸，短時間的訓練沒有效果，結果片中提升他實力的實力的大操練，是在電影故事時間之前和之後發生……倒是王珞丹演的女主角黃詩瑤，除了和男主角談三角戀的時間，幾乎全部戲份都是在操練，但她的訓練更多是在復健。總之，「練功升級」的類型慣例在這部片中是沒有有效的。

既然少有訓練的場面，《破風》是一上來就開始了比賽，環繞台灣的公路賽，有平地有高山，導演花了不少時間仔細展示單車比賽的種種細節，車手之間如何配合，不同的賽程的戰術，以至到單車比賽的科技層面——車手就如《異形續集》(Aliens)一片中的太空陸戰隊般，比賽中每個人的各項體能指標都被監視著的。在種種細節的襯托之下，三個男主角間的競爭顯得真實、細緻。加上賽道不乏當地引以為傲的自然風光，讓在台灣的比賽顯得十分吸引。

隨着劇情的進展，三人所在的車隊解散，三個主角也升上了更高一級的賽事比賽，成為了不同隊伍的競爭者。這時候的比賽，場地已不限於台灣，香港、上海、韓國，以至到西北沙漠，都成為三人角逐的場地。到了這時候，三個人面對的困難才開始浮現，有和車隊管理層的衝突，有個人的性格缺陷，也有體能的極限……導演在這種把重點放在「做不到就消失」的職業競賽世界的殘酷上，比賽本身反而拍得有點浮光略影。



▲電影講述三位單車手（左起）邱田（寶驍飾）、仇銘（彭于晏飾）和鄭知元（崔始源飾）的故事

展示亞洲各種「職業」比賽
看起來，導演林超賢除了對技擊有深入的瞭解，所以拍了《激戰》外，對單車運動也很有興趣，除了各種環境的公路賽，電影還展示了室內的爭先賽，連在韓國舉辦的賭博性質的單車比賽都有登場，可以說是把亞洲地區各種「職業」比賽都踏了一遍。但各類比賽拍得太多，加上用完全相同的「旁述聲音」（到了韓國已經很難說是故事世界的真實聲音了），來說明各種不同比賽的規則，到了後段未免讓人有些疲勞的感覺。

除了比賽場地遍及兩岸三地以至韓國，這部電影的主要角色也是混合了兩岸和韓國的演員。電影以普通話為第一語言，但你很難聽得懂鄭知元是一個外國人在講普通話，而餘下三位主角電影沒有仔細交代他們的來歷，但明顯都是台灣生活的，直至開始了國際職業比賽，又活躍在內地和香港兩地。扮演他們的三位演員其實背景差異頗大，但都相當令人信服地演出「台灣人」的角色。有趣的地方是「反派」不知道會不會有本地觀眾聽來不是味兒？

說到底，地域差異在《破風》這部電影中並不重要，主角們生存在職業比賽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世界，比賽和訓練的地點在那裡其實無關痛癢，主要的是他們可以在職業比賽的世界中一級一級向上，去到頂級的比賽之中。當然，頂級比賽是西歐國家。仇銘在片中偶爾說外語，也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英語，而是意大利語。這種衝出世界的志向，不論是港產的運動片，以至港產片，都是極為罕見的。

神奇4俠彭于晏正面交鋒

林錦波



經過一輪荷里活大片的互相廝殺後，終於於一部香港製的大片登場，林超賢和彭于晏再度合作的運動電影《破風》，這次導演集合內地、台灣和韓國的演員，加上香港台前幕後，在台灣、內地和歐洲拍攝這部以單車比賽為題的電影。前年林超賢憑《激戰》在港收四千萬港幣，一洗運動電影不賣座的詛咒，以拳擊為題開拓華語電影新的一頁，《激戰》在內地也有一億一千四百萬人民幣票房，成績理想。因此促成《破風》這部大製作的誕生，拍攝單車比賽，在台灣實景拍攝，動用的人力物力，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可想而知。來自台灣的彭于晏、寶驍，來自韓國的崔始源，來自香港的陳家樂、來自內地的王珞丹，事前都要接受單車訓練，才能拍到職業單車手的模樣。有趣的是影片大部分都在台灣拍攝，又到內地和韓國等地取景，一部頗為國際化的製作，當中只有旁述人員和幾名配角講廣東話，導演過往的香港情懷沒有在此片中出現，反而把台灣賽道上的風光，拍得相當迷人，可以作為台灣旅遊局的宣傳片段。

畫改編動作片《神奇4俠》(Fantastic Four)，對上一部改編此漫畫電影已是十年前，其時由黑人導演Tim Story執導，全球收三億三千萬美元，跟着開拍續集，全球收二億八千九百萬美元，十年後霍士再度出擊，找來三年前憑科幻片《奪命異能》(Chronicle)打響名堂的祖斯托克(Josh Trank)執導，找來一班相當年輕的當紅紅星主演，包括《分歧者》(Divergent)的邁爾斯泰勒(Miles Teller)、電視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的女記者凱特瑪拉(Kate Mara)，以及曾演出《奪命異能》的黑人演員米高佐敦(Michael B. Jordan)。故事講述四位平凡年輕人，被送往宇宙時空，外貌身軀都發生變化，要重新適應，活用他們的超能力，保護地球。相信十年後的特技效果為這部重拍電影，送上全新的面貌。

搞笑喜劇《親子樂膠遊》(Vacation)，此片題材是來自一九八三年上映的《摩登西遊記》(National Lampoon's Vacation)，當年這部搞笑喜劇在美國收六千一百三十三萬美元，是「National Lampoon」系列中最賣座第二位，第一位當然是《動物屋》(National Lampoon's Animal House)。

故事講述艾希姆斯(Ed Helms)飾演一家之主，為了促進一家的和諧關係，決定效法父親當年的公路旅遊，攜同妻子和兒子們一起上路，展開搞笑自駕遊。影片上周推出優先場，只收四萬三千港幣，上周在美國上映，收二千二百八十四萬美元，成績只是一般。

此外，法國同性戀喜劇《孽情告急》(I Kissed a Girl)及日本動畫電影《多啦A夢：大雄之宇宙英雄記》亦於本週上畫，前者講即將與同性男友結婚的主人翁，婚前竟然與女子一夜情，令他對其同性戀取向產生懷疑；後者為新一集《多啦A夢》動畫電影，早於三月已在日本上映，收三十七億四千五百萬日圓，約二億三千三百萬港幣，不知在港會否同樣受歡迎。



▲改編自漫畫的《神奇4俠》

人物性格決定電影質量

田力



中國電影票房增長速度驚人，單上月已收五十四點九億，全年票房一百億美元的目標相信在三年內能達至。戲院和觀眾的增長速度一向理想，所以電影產業的「量」進展良好，「質」方面則仍要加把勁。

雖然每部電影都稱為某導演的作品，但其實電影能實至名歸稱為作品的，反而應該稱為產品的佔大多數。當一個市場中電影作品和產品的比例相差太遠的話，這市場的電影質量就出現問題。當這種現象持續，就像「劣幣驅逐良幣」，電影質量難以提高。

美國電影能稱為作品的比例也不太多，整個電影產業就靠大量商業片支撐，而商業片中的「超級英雄」和電腦特技主導的片種大受歡迎，可以說征服了大部分的年輕觀眾。這個現象令到幕後的創作人漸漸地偏離了原來創作電影的模式，出現了一些明顯的流弊。

美國一名影評人最近就狠批荷里活電影中六種愚蠢的人物性格(設計)，值得我們參考。首先，他指很多劇中人是完全不害怕死亡的。「怕死」本是人之常情，但當電影必須販賣刺激和歷險場面，「怕死」變成了障礙。若要理性地處理人類與生俱來的「貪生怕死」，就得「犧牲」片裡刺激場面和驚險特技的篇幅。為了保留「最強」的賣點，電影主角就不可「怕死」。觀眾得到官能刺激，只有小部分人清醒地指出劇情的不合理設計。

同樣道理，超級英雄片為了使正、反兩面勢均力敵，尤其是要令觀眾為主角擔憂，反派往往很快掌握主角的技巧(招式)，使英雄透不過氣來，電影就顯得緊張刺激，雖然不合邏輯。

第三點是很多電影主線定下來但沒有好好解釋原因，那影評人指創作者懶得理會，總之劇中人是知道。這點跟二、三十年前的電影完全不同，明顯是因為過分側重了人性之外(如特效、場面……)的賣點。

沒有從人物性格出發，影評人說很多女主角在電影中完全沒有任何貢獻，這可能是要照顧女性(或男性)觀眾而聊備一格。第五點說主角就是注定成為英雄，這點倒無可厚非，是英雄故事這類電影的先決條件。

最後一點是戲中人物有時都知道那是荒謬的。這點應無傷大雅，是創作人的自嘲而已。但首四點的確值得借鑑，否則電影的質素沒法提高。